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霍桑探案集
(九)

逃 犯

程小青 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霍桑探案（九）

逃 犯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霍桑探案（九）逃 犯

程小青 编著

责任编辑：王桂兰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25印张4 插页 256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2 900册 定 价： 5.20 元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—80528—462—8/I·78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、妇女解放运动、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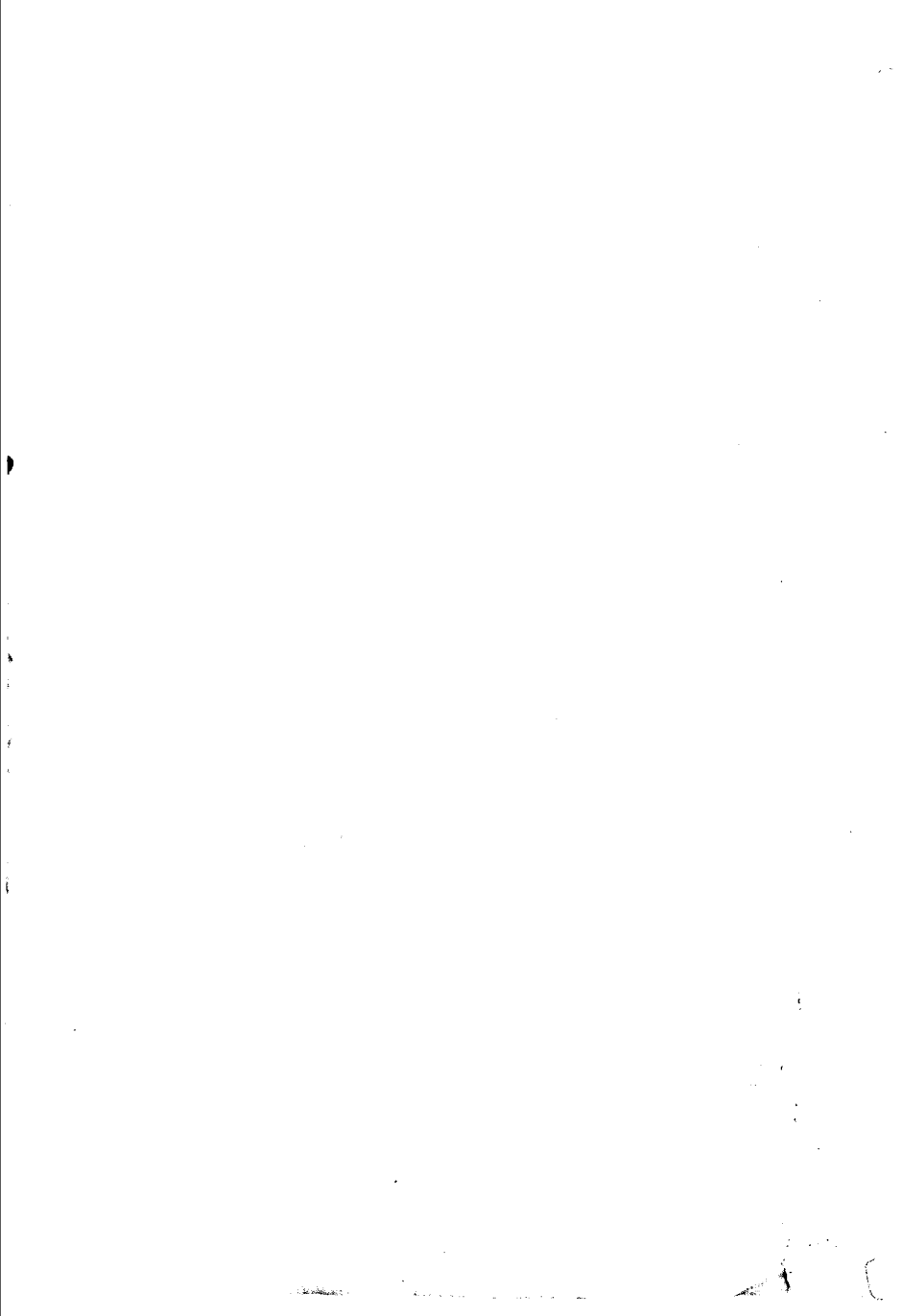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目录

沾泥花	1
第二弹	77
鸚鵡声	119
蜜中酸	151
逃 犯	179
乌骨鸡	243
虱	295
断指余波	341

沾泥花

- 一 一个怪客
- 二 人间地狱
- 三 堕落史
- 四 线 索
- 五 拘 捕
- 六 对 骂
- 七 暗 杀
- 八 假鸳鸯
- 九 通 信
- 十 入 彀
- 十一 搏 斗
- 十二 “再回头已百年身!”



一 一个怪客

这是一件离奇紧张而又含有悲惨因素的案子，提起了足以引起我的深长的感喟。案子的发生还是在霍桑从事侦探活动的初期。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——我的日记中记着的日期是十二月九日，星期六上午。

西北风一连刮了几天，天空是黑沉沉的，气候已是十二分寒冷。我同我的朋友霍桑在爱文路七十七号的那间布置未久的办公室里，彼此靠着火炉，默默地坐着。炉檐上的铜瓶中插着一枝早放的嫩黄的素心腊梅，受了炉火的烘吹，在吐出它的幽香。室中很是静谧，只有那电车叮叮声，远市的喧哗声和马路上苦力的邪许声，随着风力隐隐约约地送到我的耳朵里来。我的手里正执着一张申报，眼光确不注意在报上。因为我默坐久了，心里略略有些不耐烦，我不能禁我自己的眼光不移到报纸外面去。

我的目光跳过了报纸的边缘，注射在对面霍桑身上。他正燃着一支白金龙纸烟，可是并不吐吸，兀自低着头瞧那烟端上的烟纹一缕一缕袅袅地上升。

他忽然冷冷地说：“包朗，天气这样阴沉，外边既然太寒冷，屋子里又觉得枯寂无聊，岂不要闷死人？”

他的说话近乎牢骚，当时我并不回答。因为我觉得他的话表面上虽似因着气候的阴寒，和我一样有闷滞的感觉，但主

要原因并不在此。

霍桑从苏州到上海来的动机，就因那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件私铸国币的巨案，悬搁了三个多月，还不能破案。上海警察厅长孙雪崖慕霍桑的名，特地派人请我们俩到上海来相助。霍桑费了两个星期的心力，果真查明了那私铸机关，又捉住了三个主脑和十七个党羽。这案子破获以后，霍桑的姓名便成了上海一般社会的谈话资料。孙厅长便劝霍桑留在上海，给上海人造些福。我也认为他如果要在侦探事业上谋发展，上海的环境的确比苏州更适宜。可是我们迁进了爱文路七十七号，住了三个星期，竟没有一个人登门请教，霍桑没有机会可以施展他的身手。

一回，我笑着答道：“霍桑，我想你的闷懣并不关系气候，大概就因这几天你没事可做，不免技痒难搔，是不是？”

霍桑也笑道：“你竟能猜到我的心事！你的料想的本领真进步了！”他顿一顿，吸口烟。“不过要是我给你评个分数，至多只能给六十分。换句话说，你还不曾完全猜中我的心事。”

他又把纸烟送到嘴边去，一壁把两只眼睛似笑非笑地钉在我的面上。我给他这样一瞧，恰象三朝里的新嫁娘，一经小姑娘们的偷瞧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我问道：“那么你怀着什么样的心事？”

他的脸忽然沉下了。“是的，我是耐不住空闲的。一空闲，我就感觉到我的脑子会沉滞，我的肢体会懈怠，真象一架机器搁置久了会生锈，所以你的料想确也料中了一半。”

“嗯，还有一半呢？”

“我正想找些事做——找一个对象，以便我对上海社会尽一些心，出一些力。”

霍桑是好动不喜静的。他的责任观念又特别强。他常说人生存在社会中，一切生存的条件，都受社会的赐予，所以任何人也都得提供所有的心智和能力，对社会尽他或她的应尽的本分。他固然绝对痛恶封建社会中的“贵”和“贱”的阶级意识，但是他的意识中也有一种“贱民”，那就是那些只知安享坐食而不肯为他人劳一些心力的寄生分子。现在人家不来请教他，他便自动地在找工作的对象，就可见他的责任观念的强烈的一斑。

我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的对象是什么？你打算找些什么样的案子做？”

他道：“你总也瞧见，报纸上面没有一天不登“寻人”的广告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能轻视的问题。”

“唔，你注意那些失踪人吗？我看这里面除了因亏空畏罪和吞款掩逃的以外，大半都是些青年女子。如果查究他们失踪的原因，十之五六都是借着自由幌子的暧昧关系。这种勾当，你又怎能着手？”

“不，这就是我的理想中的对象。据我臆度，这些少年妇女们的失踪，不一定完全象你所假定的。我相信内中不少是受了匪党的诱骗。我已经略略调查过，上海有不少有组织的拐匪。这班匪徒的计划最毒辣，比任何匪盗都更可恶。他们和那些流氓恶少勾结着。恶少们用蛊惑手段，破坏了年轻无知的女子们的贞操，又榨取他们的钱，钱榨空了，再把她们卖给拐匪们，转卖到异乡去！你想上海社会有这班丧尽天良的恶匪在猖獗，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？”

问题的确很严重，同时我认为要解决他也是“兹事体大”，并不是赤手空拳所能为力。不过我知道霍桑的目标一经

确定，常会有一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精神，所以我若使提出困难字样，一定会遭他的反驳。

我说：“拐匪的行径固然极端可恶，可是要扑灭他们，似呼也不容易……”

他突然放下了纸烟，插口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不过人们做事，应得考虑的，是应做不应做，不是容易不容易。”

一个软钉子！幸亏我的措词还婉约，否则准会吃没趣。

我又说：“那末你打算怎样着手？”

他把烟尾丢进了火炉，皱眉说：“问题就在我还找不到入手的途径。前天我和警厅侦探长汪银林谈过好一会，也想不出具体的方案。”他站起来，站住在火炉面前，一会，又开始在室中打旋。“包朗，这几天我感到闷懣的，主因就在这一点上……”他忽而停了脚步，侧着头定神倾听。他说：“你可听得施桂在和什么人交谈？不，是有什么人来看我吗？”

是他神经过敏吗？不，我敛神一听，果然觉得有人在前门口问答。不一会，我们的男仆施桂已经走进来通报。

施桂说：“霍先生，外面有一个人……很奇怪……嗯，一个很奇怪的男子……”

霍桑急忙接口道：“唔，一个很奇怪的男子？怎么样？”

“他要进来看你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不肯说。”

“那么让他进来好了。”

“嗯……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“施桂，为什么吞吞吐吐？不过什么？”霍桑的声调有些不耐烦。

施桂仍吞吐地说：“他……他的面貌丑黑得象鬼……他……他的装束又非常奇怪。”

“你别管，快请他进来。”

施桂还是迟疑不决。“请他进来？……他……他穿得很脏……很破呢！”

霍桑挺直些腰，冷笑道：“施桂，你怎么忘了？我们都是平民！你自己也是一个平民啊！这里不是大爷先生们的府第，怎么容不得褴褛人的足迹？别说废话，快请他进来！”

施桂才没有话说，悻悻地回身走出去。霍桑很兴奋。他拨一拨火炉中的煤块，又把他的一条蓝地黑星的领带扣一扣紧，把他身上的青哔叽的短褂整一整，象在准备接待一个重要的客人。

我含笑说：“霍桑，你的机会来哩，现在可不用再焦烦了。”

霍桑微笑道：“无论是不是机会，但是这个人既然是我设了办事处后的第一个客人，我总得见他一见。”

室门开了，外面有一个男子默默地站着。

他的形状使我暗暗地吃一惊。“很奇怪”三个字是方才施桂用的形容词，我相信他用得很恰当。那人身上穿着一件褐布的狐爪皮袍，可是已是破旧污秽不堪；头上戴一顶毡帽，帽檐很阔，满积着灰沙。他的衣帽太宽大，套在他的伛偻、短小、瘦削的身上，实在觉得不相称。因此，只要一眼瞧见他的模样，就不由不称奇。他的面貌呢？更奇怪了。他的脸型是尖削的，颜色枯干而黧黑，几呼有尼格鲁的资格。一个端正的鼻子，配着一张特别小的嘴；两目大张，眼珠却黯黯没光。他的脸上有不少皱纹，深浅不一，但是若要从那皱纹中猜度他的年纪，又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。因为就他的面相揣测，三十固然近似，五十也不嫌太老！那怪客的态度也有

些怪。他不言不动，兀是呆木木地站着。

霍桑也现着惊奇的神色，两只敏锐的眼睛射在怪客的脸上，似呼在估量他的来由。我也静默着。三个人都不发一言地在扮演哑剧。施桂却在客人的背后看戏。主客相见竟会有这般情形，在我的经历中可算得破题儿第一遭！

二 人间地狱

相持的时间约摸延长到一分钟光景，这难堪的静境方始破裂。霍桑最先开口。

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可是要找我？……请到里面坐。”

那人有动作了，他摇了摇头，眼睛仍直望着霍桑。

他期期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就是……”他的声音哽咽而低哑，好象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喉咙。他刚说出了那三四个字，又顿挫了。

霍桑接着说：“是。我就是你要会见的人，叫霍桑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包朗先生。请进来。”

那人又努力摇着头。“不，我……我不能进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站在这里，怎么能够谈？”

“霍先生，我……我实在不能进来。进来了怕……怕会害你们！”

“莫名其妙”是我当时的反应。这人的状态既然很奇突，说话又这样诡异。他的来意究竟怎么样？

霍桑又说：“你不要怕，请放胆进来。我知道你远道到这里来，一定有什么悲惨的故事。请进来。无论如何，你总得走进来谈。”

那人仍踌躇不动。“霍先生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有……有毒。”

霍桑点点头。“那也不妨事，我这里有避毒方法，你尽管进来。”他又回头向我道：“包朗，请你把窗开了。”

他退了两步，移过两只椅子放近窗口，另外又移过了一只给那怪客。我着手开窗。一阵冷风吹散了室中的暖气。霍桑又从书桌抽屉中取出两只老美女雪茄烟来，一只给我，一只自己烧着。他也相信雪茄有杀菌力。这时那客人已一步一蹙地走了进来，缓缓地坐在椅子上。霍桑向来客端相了一下，视线似集中在他的咽喉部分。

他忽问道：“夫人，你是从北方来？”

那人的眼睛睁一睁，现出很惊奇的样子。我也很惊怪。这人竟是个女人？

来人答道：“唉，霍先生，你已经瞧破我了！你是从我的声音上听出来的？”

霍桑说：“是。其实不但声音，就是你的容貌、身材和步行时的状态，也都告诉我了。”

妇人把右手在她的胸口上拍了几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险呀！我今天能够到这里，没有重新落进网里去，真是太侥幸！”她顿一顿，定着目光作追想状。“唔，对！我记得早晨上崖的时候，好象有个人跟在我的后面，怕已经看破了我的改装了罢？”她的脸上又露出惊恐。“哎哟！那冤家大概也看出我了！不然他怎么一霎眼就不见了？”

霍桑急忙作安慰声道：“夫人，请放心。你此刻既然到了这里，不必再怕有人害你。你定心些，把你的事情告诉我。”

她佝偻地坐着，瞧瞧霍桑，点点头，又移过视线来瞧我。

霍桑婉声问道：“夫人，尊姓？”

那夫人不安地摇摇头，低着头，答道：“霍先生，我没有姓，你也别这样称呼我。我是一个没有丈夫的贱妇人，受不起这样的称呼。我……我是一个……一个……唉！我……我简直算不得人！”

霍桑吐了一口烟，问道：“你是一个妓女？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我现在也顾不得羞耻了。霍先生，我实在不能算人！”

霍桑说：“娼妓也同样是个人，你不用太自贬。你此刻不是从东三省来吗？”

妇人的眼睛又睁一睁。“是的，我才从营口来。霍先生，你又怎样知道的？”

霍桑道：“你的衣服装束和你的口音，都告诉我你是从那边来的。你说今天早晨刚才登崖。今天到埠的轮船，也有一只往来营口的大亨轮。那边的娼妓最多，情况又最恶劣。因此我便料你一定是从东三省来的。”

妇人连连点头道：“霍先生，你说得对。我在长春的时候，早听得你在北平破过一件大案。刚才我在一小茶馆里歇歇脚，又听得人家在谈论你。你果真了不得！不过你说你知道那边妓女的状况最恶劣，你可知道恶劣到什么样子？”

霍桑低声道：“这个我自然想象不到。但我看你这个样子，谅必你已经吃了不少苦。是不是？”

妇人忽然哽咽着答道：“霍先生，你说吃苦？唉，苦这一个字，万万不够形容我所遭受的种种！”她忽指着她自己的左腿。“这里有两个焦烂的洞，就是我初到长春的时候，不肯接客，龟奴们就用烙铁给我烙成的。”

她倏着身子，将破皮袍揭起了，又将一条棉花钻出了碎洞的大脚管裤子卷起了些。她的瘦瘠的小腿上果真有两个银币大的赭黑的孔洞。我只瞥了一瞥，立即把视线漾开去，原因是“惨不忍睹”。霍桑也放下了雪茄，闭紧了嘴，脸上有些泛白。

妇人又指着两臂说：“霍先生，这两条膀子上也包满了针刺的焦洞。只要我一违反鸨妇的命令，就得刺上一两个。哎哟，霍先生，那些鸨妇简直比毒蛇还厉害；她们的心狠毒极了！她们只要钱，就不顾人家的命。不论刮风下雪，总要我出去接客。每晚上限定最少须接三个客，少一个就要刺罚。刑具是什么都有，皮鞭是最轻的一种，动不动就用烧红的铁针，在两腿上和膀子上刺。霍先生，你知道我的膀子上刺了多少焦洞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她的眼眶中贮满了眼泪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便象雨珠般地落下来。我一阵心酸，也几乎流出泪来。她象要解开衣钮，把手臂撩出来给我们看。我忙举手止住她。

我说：“太凄惨哩！你不用再解开来。”

妇人一面拭泪，一面带喘地接着道：“唉！包先生，这还算不得惨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一连接了七个客人。到了下一天，我的手和脚都不能动。我向那鸨妇哀求，求她免我一天，她睬也不睬。我再三恳求她。她忽说：“那末，你就躺在床上，我去拉客人进来！”我说：“我不但手脚不能动，实在

吃不消了！”鸨妇冷笑道：“那我不能管你！我化了两千块本钱买了你来，多则五年，少则三年，我总得在你身上挣几倍利钱！要是你一天不接客，你早死一天，我便吃一天的亏！我怎能答应你？”

“霍先生，包先生，你们想鸨妇的心肠这般毒辣，那些被卖的妓女们还有命吗？她们也知道不论怎样壮健的女人，一进她们的门，最长寿也活不到五年。她们要挣钱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决不会有一丝一毫慈悲心！”

带哭声的故事停一停。一阵冷风卷进来，把火炉中的火舌煽得一阵子乱窜。我感到冷飕飕。霍桑的一只手紧握拳头，紧皱着双眉，望着我叹气。

他道：“包朗，人世间竟有这样的地狱生活！你可能梦想得到？”

我也不禁握着拳头，在椅子边上击了一下。“这世界上不是还有法律吗？怎么容得这种惨无人理的鸨妇们的存在？”

那妇人又呜咽着说：“包先生，你说法律？唉，你还不知道，我们本国的法律是顾不到我们妓女的生死的，既使要顾到，力量也不够。因为那边的妓院完全在异族人的势力下，鸨妇和龟奴们仗着外力，就无法无天地干，谁也不敢问一句。所以女人一进他们的牢笼，除了凭他们摆布等死以外，再没有第二条路。”

我问道：“难道私逃也不能够？”

妇人又颤声道：“哎哟！说起私逃，真叫人伤心！霍先生，你不是看见我步行的时候，我的右脚已经断折了吗？这就是我第一次独个人私逃的纪念。后来我第二次又想逃，那不但我自己受足了惨刑，还连带地害了一个人。”